

我是生長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裡，當然這不等於無神論，從小父母親教導我們慎終追遠，不可數典忘祖。多做善心事光耀門楣，不做虧心事，不讓祖先蒙羞，那些先聖先賢留下來的道理，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怎麼活好一生，這就是我的父母親傳給我的信仰和責任。到了我的學生時代，除了高中在北一女外，包括小學，初中，大學都是在教會學校完成的，當時在我淺顯的認知裡，認定了宗教信仰本身就是教育，也是一種對於人生的指引和規範，這和老祖宗們說的道理，做好自己，做好事，凡事反求諸己，心存感恩，不就是同一回事？所以教會學校沒改變我。

十多年前，有幸認得了吉寧與鵬萬夫婦，他們倆是我接觸較深的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我默默思索他們散發出的令人矚目的一種訊號的涵義，因此在他們的引導下，我第一次參加了慕道班，結果當然在好多藉口中，半途而廢，其實我心裡很明白，我是不願意被約束和承擔額外的責任。就是同一個時候，我的兒子黃林張正值青少年期，他開始對人生冒出一羅框的大哉問，他也是沒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成長的，但是他為自己找了本聖經，找到了答案，然後受洗，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恩寵，我記得當時我的反應完全從一個做母親的角度來看，高興極了，因為有天主幫我看著他，能有比這個還好的事？當然我自己的日子照樣過，沒改變。

人的一生，說穿了脫離不了三個字，忙，盲，茫。第一個忙是忙碌，指的是日子過的像陀螺般不停的轉動，只是會累。第二個盲是盲目，不可避免的跟著大家走，其實也是種比較不會犯大錯的過法。第三個茫，是茫然，不知道何去何從？是一種莫名的空虛，而且沒法解套。不過我還是沒有正視它，日子還是照常過，沒改變。

五年前，兒子成了家搬回來一起住，有了近距離的直接接觸，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的日子，比我們那個時代面臨的挑戰更強，更猛，更沒章法，但是我也看到了兒子因為有堅定的信仰，再困難，再忙亂，他或許心會累，他或許是無奈的跟著大家走，但是他不茫然，不空虛，他知道他的方向，他是平安的，喜樂的。這就是我能從一個大半輩子習慣的無宗教的生活中走出來，參加了幾次慕道班，直到今年的受洗。

受洗的第二天早上醒來，我問了自己有什麼不一樣？湧入我的腦裡的是余秋雨先生的幾句話，他說，"別讓自己的心承受太重，給自己一個取暖的管道。"是的，我找到了取暖的管道，"心中若有桃花源，何處不是水雲間。"終於我明白了。